



珍妮姑娘

Jennie Gerhardt

[美]西奥多·德莱塞 著



珍妮姑娘

Jennie Gerhardt

[美]西奥多·德莱塞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珍妮姑娘 / （美）德莱塞（Dreiser, T.）著；郁丹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80228-813-3

I. 珍… II. ①德…②郁…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8093 号

责任编辑： 杨磊、殷秀峰

著 者： （美）德莱塞

封面设计： 点石堂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5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813-3**

定 价： 20 元

出版说明

文学名著都有浓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情怀,常读、多读这些人类的精品,就犹入兰室,久而其香自溢,养成浓郁的人文情怀。外国文学不仅是外国人心灵的历史,也是全世界人心灵的历史。外国文学名著展现了比宇宙更广阔、更深邃、更神秘的精神世界。博览外国群书,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能从中发现你自己,发现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精神家园,抑或现实生活的种种。

纵观世界文学中文版百余年的翻译历史,由于时代因素和译者参差不齐的水平,我们一直期望有一套更加完整、更有水准的外国文学丛书面世。

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我社汇集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拥有较高知名度和显著成就的文学翻译家,精心打造出这套世界文学译丛,与读者共分享。

本套丛书在汲取以往外国文学编译精华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创新。首先,译者不但具有深厚的外文底蕴,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积累,在翻译过程中不但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外国文学的固有特色,而且从文学的眼光加以审视、润色,将原著的风格和文笔的优美性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其次,每部译著都经过了编者的精编精释,扫除了一些阅读障碍,使读者能够深入而迅速地进行阅读。再者,本次图书采用上等的纸质,加上精心的设计,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视觉享受,同时又适用于收藏。诚挚地希望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在带您徜徉文学大师田园的同时也让您受益一生。

目 录

一	1
二	9
三	11
四	18
五	24
六	30
七	37
八	41
九	44
十	49
十一	52
十二	54
十三	56
十四	60
十五	62
十六	66
十七	69
十八	71
十九	75
二十	77
二十一	79
二十二	83
二十三	87
二十四	92
二十五	94
二十六	96
二十七	100
二十八	103

二十九	107
三十	111
三十一	112
三十二	115
三十三	118
三十四	121
三十五	122
三十六	125
三十七	130
三十八	131
三十九	138
四十	142
四十一	144
四十二	146
四十三	150
四十四	152
四十五	153
四十六	157
四十七	160
四十八	162
四十九	164
五十	165
五十一	169
五十二	172
五十三	175
五十四	179
五十五	182
五十六	186
五十七	187
五十八	190
五十九	193
六十	196
六十一	200
六十二	206

一八八零年秋天，在美国俄亥俄州科伦坡市的某个大旅馆，一个带着一副坦率开朗的面庞且有些腼腆天真的中年妇女，来到账房的写字台前。在她那双柔柔的大眼睛里，似乎隐藏着数不清的穷苦人才有的心事。在她后面跟着的年轻女孩儿是她的女儿，看起来有十八岁的样子。眼神羞怯畏惧，一副不敢正视他人的样子。女孩儿的表情，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她遗传了她父母的综合特征。眼下，贫穷正威胁着他们一家，这不，她的母亲拉着她女儿的手在问那位账房先生：“这里有她可以做的事情吗？”

账房先生同情地问：“她会做什么活？”

女孩儿怯怯地答着：“我会擦地板，你们这儿一定有很多需要擦洗的活吧！”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身体有些不适般地转动着，仿佛是有些不好意思让人看到她们落魄到如此的地步。

那账房先生还算厚道，他说：“请等一会儿。”

不大一会儿，从里间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位女管事的。

远远地，女管事的指着那母女俩问：“是她们吗？”

账房先生回答：“是的，就是她们母女。”

“下午就让她们来吧，扫地的那个刚走，我想，女孩子也会帮她母亲一起做的。”女管事的说。

随即，账房就回来通知那母女俩：“去见管事长吧！她会给你们安排活的。”

以上发生的事情，是玻璃工人威廉·格哈德一家悲剧的一幕。

威廉·格哈德夫妇两人共有六个孩子，眼下，格哈德先生自己正病在床上。他的长子斯蒂安在一家货车公司做学徒，最大的女儿珍妮，就是上面出现的那个女孩儿，她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其他的几个孩子，十四岁的乔治，十二岁的马蒂，十岁的威廉，八岁的维多利亚，更是年纪太小，什么都指望不上。

目前，他们惟一的祖上留下来的财产——他父亲的一所住宅，已经以六百元的借款抵押出去了。他当初借款的目的，只是需要足够的钱买下全家居

住的房子。由于他的境遇每况愈下，虽然离抵押的期限还有几年，但是他却连逐年的利息也付不上了。因为他一再拖欠，老实的他已经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了。欠医生的诊费，欠食品店的饼钱、肉钱，压得他都快窒息了，他的病也愈发不好了。

好在，格哈德的老婆还算是一个会持家的女人。她一边替别人洗衣服赚钱，一边照顾孩子，服侍丈夫。生活的压力使得她不时地偷偷掉眼泪。没钱买东西，她就厚着脸皮去赊，这家不赊了，她就换另一家。她总是挑最便宜的玉米买，一罐玉米粥，全家就整整地吃上一个礼拜。如果能在里面加点儿牛奶，那就是一顿筵席了，油炸土豆是他们最近最奢侈的食品。他们用的煤、木柴都是在附近的铁道边、木料场里捡回来的。

他们的日子真的是一天天地捱着过，穷人的生活总是祸不单行，刚巧维多尼亚又出了疹子，一连几天，全家都以为她要死掉了。

那可怜的母亲什么都不做了，只是守着女儿，不住地替她祈祷。温吉医生出于人类的同情天赋，每天来给病孩子诊察一次，文德牧师也常过来祈祷，他们像是代表超越神力的神圣使者。

三天之后，维多尼亚的危险期过去了，但是家里的面包也吃光了，斯蒂安的薪水也已经用完了。孩子们已经有好几次在拾煤时被赶回来。可怜的格哈德的女人在绝望之余想起了这个旅馆，能得到这次机会，对于他们全家来说真是救命的奇迹。

女管事问：“你对工钱有什么要求？”那女人想不到这是由她自己来决定的，她壮起胆来，“一元一天，可以吗？”

“完全可以，”女管事说，“每周只有三天的活，你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可以做完。”

“那好，”那女人说，“今天就开始吗？”

“好的，现在你就跟我来吧，我告诉你那些洗擦的工具放在什么地方。”

母女二人就这么进了当时本地的一家颇豪华的旅馆。科伦坡是本州的首府，人口大约五万多，客流量大，旅客多。

旅馆坐落在最繁华的本市中央广场的一隅，是个规模宏大的五层建筑，周围有许多办公场所和店铺。旅馆有个超大的接待室，刚刚装修过。白色大理石的地板和壁板，由于经常擦洗，耀眼夺目。那楼梯，也是胡桃木做的扶手，黄铜做的横条。惹眼的一个角落里，设有一个卖报纸和香烟的柜台。楼梯拐角是账房的办公室，全是硬木做的隔板，连煤气灯都是新式的。接待室一端的一个门口是理发室，放着成排的椅子和修脸用的水杯。旅馆门外，经

常停有两三部公共汽车，配合着火车的发车时刻迎来送往。

这旅馆是本州上流人物出入的场所，好几任的州长在任期间都把它当做固定的活动住所。还有合众国的两个参议员，每次到科伦坡来，总在这里包一个带会客室的房间。参议员孚莱德差不多是个常住贵宾，他是本城人，且是单身汉。其他住客，包括众议员、各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人、商人、专门职业者，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

母女二人突然投入到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感觉有些惶恐。她们唯恐闯下什么祸，总是小心翼翼的。眼下，她们正在打扫那个铺着红色地毯的大堂，在她们看来，那简直华丽得和王宫一样，她们的眼睛低垂，说话的声音很低。在擦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更是大气都不敢出的样子，母亲的过分畏怯，使女儿觉得很难堪。楼梯下面就是那间高雅的接待室，里面有的人在闲坐，有的人在吸烟，大家进进出出的，全部都能看见她们母女。

“这里好漂亮哦！”珍妮低声说。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当时她正跪在地上，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使劲地绞抹布。

“住在这种地方该花很多的钱吧？”

“是的，”她的母亲又回答，“不要忘记那些角落里也要擦的，看你漏了没有？”

珍妮听了，很怕漏掉了什么地方，她使劲地擦着，再也不吱声了。

母女俩很辛苦，一直工作到五点左右，外面的天都黑了。这时，整个客厅开始灯火辉煌，在她们已经快要擦到楼梯脚的时候，从外面走进来一个魁梧优秀的中年绅士，他那高贵的帽子、气派的斗篷，在一群闲荡的人中立刻显得卓尔不群。他的脸属于黝黑严肃的类型，但是线条分明开朗；他闪亮的眼睛上面的眉毛浓密漆黑。他自写字台旁经过时拿起预先给他准备的钥匙，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

中年绅士看见那个在他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不但特地拐了个弯儿从旁边绕过，并且和蔼地挥了挥手。

这时，珍妮已经站起来，她那惶恐的目光已经接触到男人的视线。

绅士向她鞠了个躬，他开始微笑。

“不必劳驾。”他说。

珍妮回敬他一个微笑。

在他走到了楼梯顶的时候，又禁不住回过头来侧眼向她看了看。他看清了她那美丽动人的面貌和白皙的额头，他又看出了她蔚蓝的眼睛、娇嫩的皮

肤。他甚至要夸张地赞赏她的嘴和她那可爱的两腮，尤其是那圆浑丰满的体态，越发显出她的青春和健康。一眼之后，他就严肃地向前迈去了，可是她那魅人的倩影，已经刻在他的脑海里了。

他就是青年议员乔治·雪尔佛斯脱·孚莱德阁下。

“刚才上去的那个人很漂亮，不是吗？”过了会儿，珍妮说。

“是的，是很漂亮，”她的母亲回答。

“他还拿了根金手杖。”

“你别瞪着眼睛看人家，”她的母亲警告女儿，“那是很不礼貌的事情。”

“不，妈妈，不是我先看他的，”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先向我鞠躬的。”

“好吧，好吧，总之你给我记住了，我的孩子，你不要总去关注人家，那样会惹别人讥笑的。”那位母亲说。

珍妮又开始继续工作，但是这个花花世界的魅力，已经对她起了微妙的作用了。周围的喧闹和谈笑，对于她来说，无法不入耳。听那盘碟优美的撞击声，分明是一区的餐厅正在准备晚餐。在接待室里，此刻，有人正在弹奏钢琴。晚餐之前那种轻松悠闲的气氛正弥漫在这里的每个角落。

旅馆里所有的这一切，都使这单纯天真的女孩儿内心涌起一种特别的希望。她正值豆蔻年华，贫穷和忧虑还不可以完全充斥她那年轻的心。她卖力地擦洗着，有时，她会忘记身边还有母亲在，忘记母亲愁苦密布的脸。她只是在想着，周围的一切多么魅惑，她想像着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大约过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那女管事走过来，看着母女二人擦洗过的一切，告诉她们她对她们的工作还比较满意，她们可以离开了。母女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把擦洗的工具放好后，就准备回家了。

尤其是那位母亲，她想起了自己和女儿好歹有活儿做了，全家不至于挨饿了，心里十分高兴。

至于珍妮，她真的还是个孩子，在经过几座漂亮的建筑时，她就又不免涌起那种无限向往的朦胧情绪。

“有钱真的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哦！”她对母亲说。

“那当然了。”母亲回答她。此刻她正想着家里病着的小女儿维多利亚。

“妈妈，你看见旅馆里的饭厅有多大了吗？”

“是的，是很大，我的珍妮。”

“我巴不得咱们也那么有钱。”珍妮喃喃地对母亲说。

“要怎么办才好呢？”那母亲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的家里真的是一点儿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哦！”

“我们去看看卡门先生吧。”珍妮大声说。

“孩子，你想，人家还会相信我们吗？”

“我们去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了，好吗？”

“好吧。”母亲无奈地回答。

在距离她们家两段路的地方有个不起眼的小杂货店，她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还没等母亲开口，珍妮抢着说了：“亲爱的卡门先生，今晚，您可以借给我们一点儿面包和咸肉吗？我们已经在科伦坡大旅馆找到工作了。这个周末，我们一定把钱还给您，好吗？”

“现在吗？”卡门不情愿地问。

“是的，”那母亲赶紧补充说，“我们现在有钱赚了。”

卡门已经认识他们很久了，那时，他们家还没有穷到这个份上，人还算诚实。

“你们在那工作很久了吗？”他问。

“下午刚刚过去。”

“你们总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景况也不是很好的，并不是我不愿意借给你们，但是我自己也很难，日子也不好过的，我也要养活我的全家呢。”

“是的，先生，我确实知道。”那母亲无力地说。她用那条发旧的围巾掩饰着她那双颤抖的双手。珍妮也低着头一声不吭。

“好吧，就这一次了，”卡门先生说，“我想，周末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还钱给我。”

卡门把面包和咸肉一并交给珍妮，又不满地说道：

“你们可要讲良心，不要一有钱，就光顾别家的生意去！”

“哪里会呢，”那母亲回答说，“您可真的把我们看坏了，先生。”

说完，她们就走出卡门的小店，沿着那旧街道，向自己家低矮的草房走去。

在快到家门口的时候，那母亲疲倦地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煤拿回来。”

“您就别再操心了，”珍妮懂事地对母亲说，“没关系，一会我去拿。”

“今天，有一个人赶我们了，”当看到母亲和珍妮回来，乔治不高兴地说，“可是我也取回来一点儿，我是从一辆车子上偷偷扔下来的。”

那母亲只是微微地笑了一笑，珍妮却忍不住大笑起来。

The Transl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维多尼亚怎么样了？”母亲问。

“她好像睡着了，”格哈德说，“我五点钟时给她吃的药。”

吃晚饭的时候，大儿子斯蒂安建议母亲和珍妮：“你们为什么不把旅馆里客人的衣服拿回来洗洗？”

斯蒂安，魁梧、英俊，一直和一些上流社会的人混在一起，是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他的人生哲学是：一个人必须要有事情做，必须要交往一些体面的上流社会的人物。

最近，他总是喜欢到科伦坡旅馆一带去转悠转悠，他认为那旅馆是社会上身份有地位的人物聚集的场所。他买了一套体面的衣服，每天晚上同他的几个朋友在旅馆门前站着，悠闲地衔着雪茄烟，不时地摆弄一下身上的时髦衣服，看着过往的漂亮女人。和他一起的，都是城里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以及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他们这些人，穿得都很光鲜，他们要学有钱人的穿戴讲究，那么他们的行为才是正当合法的，他们看起来才更像上流社会的人。

“你们为什么不向旅馆里的客人要些衣服带回来洗洗？”待珍妮说了下午的经历后，他就直接问她，“那会比擦楼梯还好的。”

“可是，怎么要呢？”那姑娘问。

“怎么要，当然是去找账房了！”

珍妮觉得他的想法不错。

“如果，你在那旅馆里看见我，可千万别跟我搭话，”一会儿，他又背着家人告诫珍妮，“你别让人家看出你认识我。”

“有什么不好吗？”珍妮不理解地问。

“哦，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他真的不好意思让外人看到她们那么一副穷酸样，他羞于认她们是自己的家人。“你只管装做没看见我好了，听懂了吗？”

“好吧。”珍妮柔顺地回答，因为斯蒂安毕竟是她的哥哥，她认为自己应该听他的话。

第二天，在去旅馆的路上，珍妮把斯蒂安叮嘱自己的话告诉了母亲。

“妈妈，斯蒂安说我们可以向旅馆里的人要些衣服回家洗的。”

妈妈实在想不到更好的贴补家用的赚钱方式，所以，她在听了女儿的话后，很快就赞成了她的主意。

“一定可以的，”她说，“我去和那账房先生说说看。”

她们到了旅馆以后，一直忙到很晚都没有碰上那账房先生，后来，碰巧

女管事的叫她们去擦账房写字台背后的地板。

那账房对母女俩很是同情，他不讨厌那母亲愁容满面的脸，更喜欢看那姑娘美丽的容颜。因此，当那母亲怯生生地问：“这儿的先生哪位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衣服来洗呢？我们真的是感激不尽的。”

那账房看着她贫困已极的神情，认真地说：“让我想想看。”

“哦，参议员孚莱德和马西顿·杜普金先生，他们两位都是好心人，你们去问问他们看。”账房先生接着说，“孚莱德先生在二十二号，拿着这个，上去吧，就说是我叫你们去的。”

那母亲感激得不停地颤抖着，她接过卡片，眼睛不停地看着那几个字。

“好了，去吧，”账房先生说，“马上去，这会儿可以在房间里找到他的。”

那母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敲二十二号房间的门，女儿珍妮默默地站在一边。

一会儿，门开了，里面正站着那位年轻的议员先生。他今天的打扮，比她们初次见到他时候更显得年轻。

“你们好！”他说，他已经认出了她们，特别是那个女孩儿，“你们找我有事情？”

那母亲很不好意思，嗫嚅着回答：“先生，我们来问问，您有什么衣服需要洗的没有？可以交给我们做。”

“要洗的衣服？”参议员先生用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重述着那母亲的问话，“请先进来吧！”

他很客气地把门打开，请母女二人进去，并随手把门关上。“让我瞧瞧。”他重述着，随后把室内大衣橱的抽屉一个个地打开。珍妮好奇而紧张地打量着那个房间。壁炉台和梳妆台上陈列着许多的小玩艺儿和好看的物件，都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那舒适的安乐椅，漂亮的绿罩灯，华丽的厚地毯，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奢华！

“坐吧，别客气，请坐吧！”参议员先生和蔼地说。

母女二人仍然不安，觉得出于礼貌还是不坐为好。一会儿，参议员先生已经找到了要洗的东西，重新又请她们坐下，她们这才局促不安地坐了下来。

“这是您的女儿吗？”他微笑地看着珍妮，问她的母亲说。

“是的，先生。她是我的女儿。”

“您的丈夫是做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你们住在哪儿？”

对于参议员的问题，那母亲都谦卑地一一答复了。

“您目前有几个孩子？”参议员继续问。

“六个。”

“不错啊，”他说，“那是一个大家庭，您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是的，先生。”格哈德夫人回答。

“这是您的大女儿？”

“是的，先生。”

“您的丈夫是什么行业的？”

“他是个玻璃工匠，但是他目前卧病在家。”

在这期间，珍妮的蔚蓝的大眼睛一直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参议员。他每回看她一眼，她就报以一种坦率天真妩媚好看的微笑，因此，他的两眼也就很难再向别处转移了。

“哦，”他同情地接着说，“那有点儿糟糕呢！现在，我这儿需要洗的衣服不是很多，不过下礼拜一定还有。”

说着，他就自己把服装进一个有花边的蓝布袋子里。

“参议员先生，您这些衣服急着要吗？”那母亲问。

“不，下礼拜就可以。”

在母女二人要告辞的时候，参议员补充道：“您就下周一送回来，好吗？”他一边说，一边为她们打开了房间的门。

“好的，一定会的，先生。”格哈德夫人回答。

送那母女二人出了门，参议员先生开始重新看他的书，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有些心绪不宁了。

“真糟糕。”他合上书说。原来，珍妮姑娘那惊奇欣赏的眼神已经蔓延进他的脑海。

母女二人离开旅馆，走上回家的那条路。经过这一番幸运的经历，她们的心里都感觉有些兴奋。

“他的房间真的很漂亮啊！”珍妮压低声对母亲说。

“当然，”母亲回答，“人家是个有钱人。”

“他是个参议员吗？”女儿接着问。

“应该是的。”

“做个有地位的人真的不错呢！”女儿又缓缓地说。

二

说到珍妮的美丽，怎么又是语言能够描写的呢？

这个贫家的年轻女孩儿，天生具有一种温柔的性情，用语言是难以形容的。其实，有一些人的性格，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表述尽的。

然而，在封闭的物质世界里，她这样的性格算是有点儿反常。在那个骄傲和贪婪的物欲世界，现实世界的手永远向这种人伸着——永远仿佛要贪婪地擒住这种人。世界上，卖身的奴隶往往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在现实的世界里，珍妮就是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人。自她的青年时期起，她的每一种行为的动机都是由善良和慈悲塑造的。如果斯蒂安摔坏了，她会很着急地拼命地把他平安送到母亲身边。如果乔治喊着肚子饿，她会把她自己的一点儿面包都给他。一天之中，她会花很多时间哄弟弟妹妹们睡觉，该玩耍的时候，她就尽情地玩耍，她还会做一些飘渺的梦。

自从会走路开始，她就是母亲的好帮手。擦地板，烤面包，帮大人跑腿，喂小孩儿，什么家务她都会做。虽然，她也常常感觉很辛苦，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她也知道别人家的女孩子比她有自由，比她幸福，但她从没有嫉妒过她们；偶尔她也会感觉寂寞无聊，但嘴里却哼着歌。天气好的日子，她就站在厨房的窗户边，看着外面的一切，渴望去逛逛牧场，接触一下大自然。有时，她也跟乔治他们去玩，他们会到一片胡桃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开旷的田野，天空中飘浮着美丽的白云，地下是潺潺的小溪。她虽然不是一个多才的艺术家，但她的灵魂会对这一切有真实的感应，对于每一个声音，每一声叹息，她都会认为它们是无比的美丽，那是它们在欢迎她。

夏天，每当斑鸠儿从远处发出柔婉啼叫的时候，她总是侧着脑袋仔细倾听，那声音的全部精华就如同银色的水泡一般落进她那颗单纯的心。

在太阳和暖的日子里，树荫中点缀着耀眼的光辉，她喜欢站在那惊叹美丽的自然景观，喜欢到金色最浓密的地方去散步，用她那与生俱来的鉴赏力在群树环绕间的神圣走廊逡巡。

傍晚时分，日落时那种奇异的光彩，时常会对她敏感的心产生影响，她总是感动着，放松着。

“我真不知道，”有一次，她带着那种小女孩儿通常有的傻气说，“如果，

和飘浮的云彩一起流浪该是什么样的感觉。”

当时，她正同马蒂和乔治两人坐在一株野葡萄藤形成的天然圈子里。

“哈哈，如果有一只小船可以把你带到那里去，那该多有趣哦！”乔治说。

她看着远处的一朵云彩说：“如果能够住在一个海岛上，在那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也是很不错的呢。”

此刻，她的灵魂早已飞到那里了，她轻盈的脚步已迈入那块土地。

“那有一只蜜蜂飞走了。”乔治说。

“是的，”她像做梦似的回答说，“它是飞回家去了。”

“谁都有自己的家吗？”马蒂问。

“那当然了。”她回答。

“小鸟有家吗？”乔治问。

“有哦，”她说，她也深深地陷入这对话中的诗意里面了，“小鸟儿是要回家的。”

“那蜜蜂也要回家吗？”马蒂问。

“是的，蜜蜂也要回家。”

“小狗要回家吗？”乔治看见附近路边一只流浪狗问道。

“那是，当然啰！”她说。

“牛蝇呢？”乔治看见那一群小昆虫正在努力地飞着，又继续问。

“是的。”她虽这么回答，可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话。

“真的吗，是真的吗？”乔治显出有些怀疑的样子嚷道，“我想不出它们的家在哪里哦！”

“仔细听着！”她又说道，一边摆手示意叫弟弟们不要出声。

这时，垂暮的天空中一片静谧，祈祷的钟声如同祝福一般落在远处，各种音调柔和地响着。一切似乎都已停止了活动。在她面前草地上，一只猩红的知更鸟正小步跳跃着；一只美丽的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还有一种似乎是蟋蟀的声音。她把她的双手继续伸向空中，侧着耳朵仔细聆听，一直听到那些美丽的音符逐渐疏散，她这才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哦。”她感觉到一种诗意般的伤感，握着双手发出一声叹息。随即，一滴晶莹的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溢出来。在她的心里，浪漫的河水已经决堤了。

三

青年参议员乔治·雪尔佛斯脱·孚莱德是一个性格特殊的男子。在他身上，混合着社会主义者的智慧和一颗同情大众的心。他出生于俄亥俄州，抛开在哥伦比亚大学为期两年的法律教育，他一直都是在本州长大并接受教育的。他虽然熟悉法律，在这方面不服任何人，但是他在律师界却没有令人羡慕的成绩，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他从不肯昧着良心做事，所以他只赚过一点儿钱。不过，对于友情，他也不是总能坚持原则，他曾支持一个朋友当选州长，而他明明知道，在良心上他是不应该支持他的。

有几次任命，他都很卑鄙地参与其中。每当受到良心的刺激和谴责时，他就用“我一生中只不过有这点儿劣迹”来安慰自己。有时自己坐在安乐椅上，他就会把这些事情过滤一番，不断念着上面的话，然后，露出一种自感惭愧的表情。其实，他的良心并没有消失，相反，是和他的同情心一起，一天比一天强烈了。

科伦坡，是他的选举区的一个，他在这个区里曾经三次当选为众议员，两次当选为参议员。可是至今，他还是个单身汉。在他年轻时，曾经有过一场热烈恋曲，却没有结果。那并不是他的不是，而是由于女子不再等候他，她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境地，他把时间拖得太久了。

他胖瘦适中，挺拔魁梧，仪表堂堂。他受过很多打击，吃过很多亏，所以外貌上带着一种可以唤起富于想像的人同情的气质。人们都评价他很和蔼可亲，他的同僚们也觉得他才气虽然不大，但是外貌却还算是漂亮的。

这次，他到科伦坡来，为的是他的政治生涯的转机。一次普通选举，已经把他那所在党派在州议会里的势力削弱了。他想要重新当选，需要极高明谨慎的政治手腕把选票拉来。任何人都有野心的，候选议员有半数之多想要把他取而代之。他心里想，他们是打不倒他的，即使打倒了，他也一定可以活动一下，使总统给他一个驻外的使节当当。总之，参议员孚莱德已经是算是一个成功人物了。

如今，他已经五十二岁了，虽然体面优秀、纯洁无瑕，却依然是个单身汉。有时他不禁要环顾四周，有时他感觉异常的空虚，因为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自己的人。